



宗教與國家主義聯手迫害同志

韓國經驗《誰在找麻煩？》

■ 侯建州 教師、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會員

《誰在找麻煩》

是一部討論多元性別被異性戀霸權欺凌的真實紀錄片。韓國導演李英從 2012 年開始費時三年製作，從自己性別弱勢者的身分出發，真實記錄自己族群被迫害的所見所聞。影片是雙線敘事，一條是緊扣 1945 年出生的性少數前輩李默，導演用舒緩恬然的節奏，記錄了同志前輩的過去生命與現在生活。這條線裡有新舊世代的溫柔交流與溫暖傳承，例如李默和李英分享回顧過去戀情與社會運動的點滴，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沉默不語，更多的是話家常般地故事敘述。敘述中有前輩世代族群暗語的交流，更有對後輩的叮嚀「一定要自信地活著」！外型陽剛粗獷的李默，懇切地表達「做自己」的需求與無奈，誠懇地談到自己的脆弱，真

摯而真實。這種誠實的自我剖析，善意地讓後輩看到現實的黑暗與傷痕，卻又不放棄努力活出自己，正是最深刻的身教。而這樣不虛偽的敞開真實的生命故事，有哭有笑有歡喜有悲哀有失望有盼望，帶來的是更深刻的理性對話與思考，願意看見、傾聽與理解。

另外一條線則是以導演李英這幾年的親身經歷與見聞為主軸，包括多場人權相關的場合，不論是首爾城北區人權宣言儀式或首爾市府計畫通過保障同志人權的「學生權利法案」的會場。政治右派狂熱分子的公開發言往往是空洞的口號吶喊，煽動仇恨與恐怖的情緒：「那些支持同性戀的人，所謂的進步派，自稱與勞工和農民同一陣線，為了什麼？摧毀我們的國家！……這一切都是為了北方那個大胖子（指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同性戀都過著悲慘的生活，生活方式不正常……最後淒涼地死去，若真的要鼓吹人權，就該反對同性戀，這才是真正的人權！」；「我們並不討厭同志，但讓同志人權合法化？國家會滅亡！」；「該法案同性戀條款將合法化同性戀支持者，反對者會受懲罰，這是忽視多數人權利、剝奪多數公民的人權。」

2014年世越號船難事件後，罹難家屬抗議政府處理疏失的集會，右翼勢力聚集批判這些家屬是「濫用交通事故，以政治意圖分化國家，是親北共產黨」，譴責「消費世越號」。卻在同志遊行以世越號罹難者哀悼會，確實「消費世越號」擋住同志遊行；更故意鑽入遊行花車下，聲稱同性戀壓過無辜的人。同一時刻，反同牧師主持群眾集會，高喊「上帝永遠也不會原諒同性戀，同性戀跟親北共產黨同一陣線，一舉掃蕩同志跟親共勢力」；「以耶穌之名，斬斷同性戀的惡靈……斬斷首爾人權宣言（反同志是最棒的人權活動）」。從這些言行中，對同性戀者不合理的害怕，進而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攻擊，不論是強詞奪理地刻意誤用「人權」；或

肢體言語的暴力施展，一個理性思考的公民絕對不難發現其中口號的膚淺與危險、行動的矛盾與荒謬。

以宗教與國家主義煽動反同

兩條敘事軸線，正好可以對照出韓國社會對於多元性別族群（LGBTIQ）的態度演變，一方面受到世界人權覺醒的浪潮，性少數也較舊時具公開現身與曝光的資本與機會，試圖抵抗異性戀霸權；但也同時受到異性戀霸權更高壓更猛烈的抨擊與限縮。就影片所見，可以發現，右派狂熱分子往往以宗教或國家的名義號召攻擊，以維持其所認同的異性戀霸權秩序，即便這秩序是多麼的不正義不公平，奠基在對於非異性戀者的剝削蹂躪。為了維持這種霸權秩序及其構築出的特權，一如影片所記錄，這些右派狂熱分子如變形蟲般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說詞傳播著一套意識型態，交互運用宗教與國家主義，煽動民眾的反同恐同情緒。

以國家主義的團結為藉口欺壓同志性少數，固然是不理智也不道德，也反映了南韓社會面臨北韓威脅的壓力之大，右派份子的瘋狂與徬徨。但這種欺



圖 1 《誰在找麻煩》紀錄片海報，由電影製作團隊 WOM Docs 授權提供

壓弱勢以發洩己身焦慮的行為，當然是失去理性思辨與人性關懷的迷信行為。

宗教與國家主義，往往都是建立並強化、推行某種權威中心、不容質疑的價值觀。相信了這套以權威中心的價值，就自認為唯我獨尊，不容質疑，自然不需也不用對話，連帶削弱甚至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自由與可能，陷入某種先入為主的扭曲與思考的偏差而不自覺，更容易固著僵化，變成堅定不移的迷信。《誰在找麻煩》片中種種

「恐同症」的行為，實際上就是這種迷信的具體實踐。

臺灣在 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使我國關於性別平等的追求向前邁進一大步，由舊有的「兩性」進化成「性別」，正標示出視野與思維的開展，擺落舊視域的二元生理性別框架限制，涵蓋不同生理性別、性別氣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等性別向度的平等，以反映性別多元平等的精神。此法的訂定與通過，本身就是社會教育的標誌，是對於性別弱勢者（受歧視與壓迫的性別角色）的救濟與補償，也是促進社會正義的機會。簡言之，性別平等教育就是希望能讓學習者「尊重差異」並進而「建立友善的性別環境」。然而，要尊重差異與建立友善的性別環境，就必須讓學習者理解各種不同的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特質，並誠實面對現實環境中種種的差異與不友善之處，也就是這個社會、在文化與政治上如何對性別弱勢者壓迫，方能認清事實，戮力改善體制與結構中或隱或顯的不公義。學習者不只是學校裡的學生，教職員其實也必須學習；學校外的所有社會人士也都應該一起學習並實踐才是，畢竟社會

的進步是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參與才能完成。然而，這幾年臺灣反性別平等的行動，尤其是對同志族群（多元性別）的打壓卻益發激烈，與《誰在找麻煩》中影片的紀錄，竟巧合地形成了跨國界的互文對話。

特別在 2011 年「真愛聯盟阻擋同志教育進入國中小」的大規模事件之後，2013 年，為反對「婚姻平權、多元成家」的立法倡議，臺灣的基督教、天主教團體聯合了許多平日在他們眼中是「異教徒」的多個宗教組織作為反同婚的盟友，這些宗教團體在 2013 年 9 月召開記者會宣布組成「臺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並持續進行反對婚姻平權立法的政治施壓與社會動員。尤其 1130「反多元成家」大遊行，宣傳建立在誤解上，將三套法案混為一談，聲稱法案會導致「小三合法化」甚至「人獸交」。事實上「婚姻平權」法案的修訂只是民法修正，根本不可能改變當前的相關刑法規定。另外，在遊行當中一些持不同立場（如支持同志人權、支持婚姻平權、支持多元成家）標語者遭到護家盟糾察隊包圍、限制行動。甚至有人身著納粹軍服，聲

稱因為納粹也反對同性戀者，所以要來參加這場遊行，遊行活動的發言人還說：「他沒有妨礙秩序，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臺灣與韓國社會的互文對話

該次遊行，臺灣各教會發起跨教派集結，所有主流教會都有不少成員走上街頭，參與「護家盟」的遊行，隨後更以此為基礎成立政黨「信心希望聯盟」，以「守護家庭、維護二元性別價值」為職志，並與其隨附團體，不斷深耕學校家長會以及教職員網絡，也多次動員干涉課綱公聽會，亦有由教會資金成立、訓練教友擔任師資的「彩虹媽媽」等團體，以「生命教育」、「品格教育」等名目，成功進入不少校園，繼續提供各種二元化、符合傳統刻板價值的性別教育，以鞏固強化其所認同的異性戀霸權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從「真愛聯盟」到「護家盟」再到「信心希望聯盟」，這些反同教會從零星地發聲反對單一同志友善政策，演化成有策略、有組織性地集結與動員，他們不僅化整為零，化身為一般民眾如家長、操作不實連署、頻

繁以抹黑與聳動的不實言論誤導社會大眾與媒體，更動員了保守民意代表與相關利益團體、魚目混珠地成立眾多看似中立的組織，以及和國際右派保守宗教勢力進行交流與串連。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如某些公開散佈歧視言論的學者，被聘任為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某些大學通識課的內容加深性別刻板印象，或也有人以「人獸戀」製造性教育恐慌等等不勝枚舉的行動都是以「維護二元性別價值」為主軸，冠以「守護家庭」之名，持之以恆地詆毀多元性別教育，排擠性別少數。這些作為不但混淆視聽，影響了學校師生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參與，當然也讓非性別弱勢者對性別弱勢者處境的認知產生模糊，甚至混淆。

相較於臺灣，《誰在找麻煩》裡呈現的韓國反同行動，有過之而無不及。讓我們在平日從流行文化接觸到的韓國印象外，對韓國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似乎顯示了臺灣人權教育、性別平等較韓國先進，當然這也與韓國迷信宗教與國家主義的情形有關。不過，這更顯示了各地有志推動人權教育與行動的朋友，需要互相協助支援，鑑往知來，參

照其他社會經歷過的軌跡，更能清楚認識自己所身處的歷史情境與位置，有更深刻的思量、更充分的準備，做出有效的行動。

誰在找麻煩？這樣的中文片名饒富辯證意味，尤其用在紀錄片，比起直譯「Troublers」為「麻煩者」，更是多了一層反省的提醒。提醒著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直接接受他人的呈現與判斷。由單純地指認「麻煩」到思索判斷「找麻煩」的行動及行動者，必須檢視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有沒有足夠根據以思索判斷？這提醒著我們指認某人為麻煩者或接受某人為麻煩者的論述時，是判斷、是反省、是一種對於現有狀態與論述的抵抗。是的，當我們在指認麻煩的時候，或我們被指認為麻煩的時候。對我而言，觀看《誰在找麻煩》，是觀照人性，理性與迷信的辯證過程。這是一部觸發疑惑與思考的紀錄片，也是一部討論性別平等教育的好教材，值得特別推薦給所有關心與不關心性別平等的教師、學生與家長。革命尚未成功，所有支持性別平等的朋友仍須努力！♥